

956244

787.841

1405.3

复旦大学图书馆

民族詩壇叢刊

杜

甫

今

易君左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RW7322/03



FUDAN JP20000023707C 复旦图书馆

792.841

4405.3

本書審查附圖字第一

四七號

有 所 權 限			
社 市 今 論	著 者	易 君	左
	印 書 費	獨 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正 中 書 局 郵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二 號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四 月 初 版	找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魚	四	價



杜甫今論

目次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 | | |
|----------------------|----|
|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 一 |
|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造的信仰…… | 一四 |
| 丙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迪文藝的機運…… | 三三 |

RW7332/03

杜甫今論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自來研究杜甫的人，常陷於一種不可恕的錯誤，即對杜甫的「人格」並沒有認識清楚而遽加以輕率的批評。由於這種輕率的批評，至少要使後人對於杜甫發生一個隔膜，因之在研究杜甫上不免有些成見。

這派人的說法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類，說杜甫是一個政治失敗者。就是說：杜甫的政治活動，完全是吃力不討好，以致潦倒官場。初到京師第一個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後來因上「三元大禮賦」蒙玄宗賞識，也不過命他待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



獻賦」。再明年，才授他一個西河尉，却又就不就，改右衛率府參軍。到肅宗時，拜左拾遺，又被罷免；次年出爲華州司功。直到代宗時，任京兆功曹。嚴武再鎮蜀，表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官銜。照這樣看：杜甫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求仕之心甚切，但官運太不亨通，踴躍力向皇帝獻賦，想皇帝憐而拔用，結果並未蒙青睞，只給他一些不相干不重要的官職。

第二類，說杜甫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是說：杜甫的一生並無一定的政見，心情和生計都是飄薄的，只求達到「顯達」的目的，不擇手段。如悍將的哥舒翰、花驚定等，他都恭維。想做官時就恭維朝廷，做不到官就大事埋怨。對好朋友如嚴武等，也不能全始全終。照這樣看，他簡直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並沒有一定的主義和一貫的思想。所以他的性格是偏躁的，行動是放浪的，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

這兩類說法都是錯誤的。

爲首要知道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現在且把杜甫的一生來透視一下。杜甫的革命性：（一）先天的。是基於祖先的遺傳，（二）後天的。是基於家境的窮困。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大詩人之一。舊唐書有一個杜審言的故事，說：

審言恃才褻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於是普通人都說杜甫的祖父是一個犯誇大狂而善於談諧的文人，那裏知道這就是一種革命性。大凡天才高超的人，其理想必豐富，對現實多不滿，自信力必堅強。這不是「蹇傲」，不是「矜誕」。杜甫是得了他的祖父的遺傳，所以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國寶。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少年時自負不凡。而壯遊一時，便是他少年生活的自敘傳：

律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嵬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范！……

從他的自述經過裏，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生性豪放，嫉惡如仇，禮法疎略等；而其天才的高超，理想的豐富，對現實的不滿，自信力的堅強，都酷似他的祖父。這些，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確實有些遺傳的關係。

他的父親杜閑，一生無甚聲名，舊唐書只說以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終。新唐書說杜甫「貧不自振」，看杜甫家境的窮困，可斷定他的父親至少是一個廉吏。杜甫生在

這樣一個清貧的家庭裏，並沒有享受過公子少爺的生活。在二十歲左右，就爲生活所驅，由故鄉鞏縣（原籍是襄陽縣）開始浪遊，一直飄零了四五年。壯遊詩云：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陶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葉香。嵯峨閬門北，清廟映迴塘。每憶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燕魚聞七首，除書晒裂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那時他到了蘇杭一帶。他一方面歌頌山川的壯麗，一方面憑弔民族英雄的史蹟，雖在浪遊中而仍能顯映革命的憧憬。沒有能夠到日本，也許因爲沒有川資。在二十四五歲罷遊歸赴朝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壯遊詩云：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樂臺，冬獵百邱旁。呼鷹走檉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會縱壘，引臂落鸞鏡。綠侯獵駝，忽如擣萬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這八九年的生活是他自己認爲「快意」的，然而其窮也就太可憐了！如初次在洛陽會見李白，贈詞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

其窮一至如此！在他的少年時代，由於祖先的遺傳已伏下革命的根性，由於家境的窮困已蔚成革命的心情。由壯年而晚年，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飢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

激揚奮發。

杜甫在壯年時代的一段長安生活是他認為一段內心最苦的生活。他天天同飢寒交戰：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奉贈韋左丞 十韻）

病中得朋友一頓酒飯，便覺得「手脚輕欲旋」（病中過王倚飲贈歌）；而「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進三禮賦）；「長安苦寒」則凍得「骨欲折」（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然而這種令人難堪的境遇，正所以建築他的革命的壁壘。他的一種奮鬥的勇氣，充分顯示他的革命精神。越是受現實壓迫，越是想衝破現實。他在鵬賦裏拿鵬來象徵自己的悲憤，即其一例：

當九秋之漂清，見一鵬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隙，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鵠儺制鮮，金殿叱鳥已將。……

在那時，他有一個非常的舉動，即毅然不願意接受一個「爲五斗米而折腰」的河西尉：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官定後戲贈）

他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而又沒有方法使他來改造政治，於是迫使他放棄政治；甚而至於與政治絕緣。故在壯年以後，就開始踏上社會革命的大道。而他的一個中年，便完全

籠罩在安史亂裏。在這一個時期，他全家流爲餓殍，境遇非大所受，而他的革命精神却愈益奮發！當安祿山開始造反時，他從京師赴奉先看他的家眷，結果是如此之慘：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雲。誰能久不顧？廉從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而彭衙行一詩，寫全家避難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難民圖：

憶昔避賊初，壯走經險阻。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途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逆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則擊愈憤。小兒強解事，故索置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滑由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早間。野果充餽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歸家窺，欲出蓮子關。故人有孫卒，高義薄霄雲。延客已噤默，張臂啓重門。腰纏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親涕闕干。衆雛爛漫睡，喚愈出盤餐。……

後來陷入賊中，竄歸鳳翔，放往歸州，省視家眷，有北征一詩云：

……經年至朔方，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日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何施，衾裯相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橫。母弟雖不爲，慶狀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食眉顰。生是劉章孫，似曾忘飢渴。問事競排續，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窟，甘受難離却。新歸且暇意，生輝焉得說！……

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不因此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刺激他的革命精神。死了兒子不算悲哀，「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湏洞不可撥！」這才是真悲哀！一家的淒慘不算愁苦，「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只要國家有辦法，一家愁苦沒有關係。

雖覺一家愁苦沒有關係，但他已經知道：這些禍災的來源，只憑熱情的叫喊是無補於實事的，於是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他諷刺爲婦人權貴所把持窮奢極欲苛政所出的朝廷：

……凌晨驅，御榻在嚶嚶。當此寒風烈，蹴踏屋脊滑，搖池氣鬱律，初林日摩厲。君臣留歡娛，樂動殷穆。賜浴皆長纓，宴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妾女出，禮擬其夫家，聚斂貢賦闕。聖人優饒恩，實欲邦國活。臣知忽至事，君豈棄叱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甕，盡在霍霍室。中堂舞神仙，爛霞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駸駸笑，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餒骨。等貴遊只辱，偶懷恩再進。……（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這是他由長安到奉先路過驪山所目擊的王室奢侈情形，對政府下一個大膽的彈劾！

他痛斥爲藩鎮所割據橫征暴斂的地方政府：

……近庭流咽成海水，咸魚開邊意未已。君不見吳家山，東一百州。千村萬落生清祀，縱有健婦把鉏耜，禾闢秋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與大興戰！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

如今年冬，未幾國西卒，縣官急索租，租從何出？……（兵車行）

對於在軍閥、地主、貴族，壓迫剝削下的勞苦農民表極大的同情：

……客 新交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吏無了？」「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丁」。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失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從一個過路客人和人的問答中說出一個沒有成年的十八歲的中男都拉去當兵的事。

……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
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
且窮瘁。方春獨荷鋤，日暮無所歸。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無家別）

寫一個敗兵回到自己離亂後的田園而不能從事生產，反被官吏壓迫。杜甫實已成爲當
代民衆的喉舌，社會制度的詛咒者，成爲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平民的革命詩人！

晚年的杜甫的革命精神，並不因身心之愈加疲憊而趨於黯淡，反而愈形其激昂，而革
命情緒之培植愈見其醇厚，革命事業之籌劃愈見其切實。一是他代表廣大的民衆的呼籲，
不是呼籲簡直是怒吼。如寫田父的心聲：「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
舉家走！」「遭田父強飲，替「四川」人打抱不平：「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

軍須，燭哭厚土熱！」（喜雨）「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黃河）。寫生活的艱難：「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僮僕）。寫道路的阻：「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別唐誠）。寫橫征暴斂：「亂世誅急，黎民糠粃窄」（歸豐子摘蒼耳）。「惻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期」（補元春陵行）。「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寡妻哭！」（虎牙行）「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東屯北塘）。杜甫晚年詩中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地方極多，而農村經濟破產純係由於軍閥的混戰與賦稅的繁重。即如寫他隔壁一個老頭兒：

「……時爲賊斂數，脫粟爲餽糧。相攜行豆田，秋花滿萋萋。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費用，追比公家威！」（甘林）

又如寫一個貧家女：

「……石門采桑女，鬻桑趁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長事略同，剗剗及鋒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遣遇）

三絕句，是軍閥混戰的罪惡暴露：

前年渝州殺史，今年州刺史，羣盜自剽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入蜀，惟殘一出，駱谷，自說二女當戶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羅旌旗，縱暴略略羌羣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一是杜甫勞動神聖艱苦奮鬥求生存的精神。他的晚年，雖貧病交迫，但常習勞作，在同谷七歌裏，可以看出「個『白頭亂髮垂過耳』的老人，在大雪中親自赤着『荷了』錢跑到深裏去掘『芋（黃）』的努力；雖然因為山雪太盛終於一塊也未掘得而空手歸來，但他與飢寒的天然環境奮鬥的熱情，泉一般的湧出！讀他七歌中的前二首：

有客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兩耳。歲拾橡栗狙公笑，天寒日暮山谷裏。中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死。嗚呼！一歌吟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纓長鑕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吟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空手歸來，一家沈靜，只聞男呻女吟嗷嗷呻之聲。讀此詩，很容易聯想到左拉（Zola）的失業。那個憔悴的失業工人，當他的女兒正幻想得出神，預一把麵包慢慢地一塊一塊喫的時候，他却雙手空空回來！這不是與杜甫的情境一樣嗎！

一是杜甫於時事的彈劾，而大膽地提出對於政治題的意見。入奏行卽是這種意見的一個藍本。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高適、西山三城置戍論，請罷四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城稍減削，杜甫正同此意。送竇侍御入京，所謂「此行入奏計非小！」就是託竇侍御奏明他們政見。奏些什麼話呢？

……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運糧調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

可惜這一個政見又未蒙採納，致國事益不堪問。

在夔州諸詩，是杜甫晚年最精華的作品。而如諸將等首，反割據的色彩極其濃厚！如諸將的二、三、五首：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盤飧口絃馬，翻然遣救窮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荊門何處覓封？朝廷衰職雖多預，天

下軍情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奉春陵。

鷓鴣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驍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這是責諸 目無王室，不顧國家，擁兵自肥，互相殘殺。

從這些言論行動上，表現杜甫的革命的人生觀越到晚年越露鋒鏖，一直到他的死為止，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革命主義者。而所以能成爲一貫的革命主義者的原因，十分二三是由於遺傳，十分七八是由於時代及環境；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包括政治不良、閭閻、賦稅繁重、人心頹喪等）和一個極窮困的環境（包括饑荒、疾病、亂離、流亡、死亡等）。現在，進一步透視杜甫革命的人生觀的堅實的根據——「國家至上主義」。第一要證

實杜甫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爲國家的。第二要證實杜甫一切人事上的批評也都是爲國家的。換句話說：即是以國家的生命爲自己「生命」只「國家沒有自己。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爲準：其人其事是爲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

試看：杜甫固然自己說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然而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名思想、英雄主義，而是他要完成他的改革社會的志願，所以接着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他所獻的諸賦——也就是有人懷疑他以此爲獵官的工具——裏，並非自稱自道以博皇帝之一憐，求個人的出路，實在是都有關於國家的大典，所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如進三大禮賦表，分明說他進這一篇賦是：「竊慕堯舜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朝獻太清宮賦是一篇歷代興亡史；朝享太廟賦，述大唐開國之艱難，有事於南郊賦，力勸人主「鑑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影攝」，即以安內攘外爲治國大本；進封西嶽賦表更說得明白：「是想有補於「明時」，「至於仕進，非敢望也！」至於進鵬賦，也不是想如「買馬之徒」「排金門」「上玉堂」以「望仕進」，而是以鵬來喻明「正色立朝」之義與獨立自拔的人格。從這些文章裏，不能發現杜甫絲毫個人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發現對皇帝的一味阿諛，完全出自對國家的一片忠誠。他在朝做官綜計不過一年，在朝與在野全一樣，只知道維護國家的利益。蘇軾說：「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

「誓忘君也歟？」實則杜甫一飯不忘的倒不是以個人爲單位的「君」，而是與萬民共休戚的「國」。洪邁容齋筆記：「詩書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後詩云：『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人？』『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咎昇平？』『天子亦憂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有人就說：這些話全是封建階級推崇杜甫忠君愛國的至情來穩固自己的地位以做封建社會的城牆。這也是偏見。「忠君愛國」並非壞名詞，不過杜甫之忠君，不是忠於一姓之個人，而是忠於整個的國家。故非「天子至高」，而是「國家至上」！

關於人事的批評，贈舒翰詩，舒翰一突騎施別部酋長，以勇略爲王忠嗣所重。有說哥舒翰攻吐蕃殺人邀功，王忠嗣決不肯爲，杜甫反極意推崇他，不知何故？按王忠就鞠日，哥舒翰入朝，有勸多寶帛以救的，哥舒翰說：「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冤死！」皇帝前力保得貶官，可見哥舒翰並不負王忠嗣。石城堡一役，由於玄宗苦事開邊。杜甫送高適詩，說：「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絕不爲哥舒翰辯護。即潼關之敗，一般認爲是哥舒翰的死罪，但也實在不相干。哥舒翰一意堅守潼關，戒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哥舒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羸師誘我，况賊勢日盛，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這與李弼、郭子儀「北取范陽，覆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的意見正合。那知楊忠遣使再催，翰痛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後來安慶緒殺安祿山，果應了

內斂的話，可見哥舒翰知兵料敵，杜下稱爲「論兵遺古風」，「策行遺戰伐」，並不爲過。杜甫和參預哥舒翰軍謀，也因那時李杜甫，激烈當國，才斥主的反撥，如嚴武、呂諲、李適、曹昕等，都由哥舒翰奏薦而起。翰固當時名流，嚮之人，能說杜甫「以諛詞來干謁嗎？至於其腳歌，雖是紀實，却含諷刺。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造的信仰

研究杜甫的人，差不多一口咬定：「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理由是基於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因為杜甫有儒教家世的遺傳。引杜甫自己的話，說杜甫要繼承「先君總預以降」的「奉儒官」的「素業」，（淮陽賦表）。

第二，儒教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排斥自我主義，注重現實、忠恕、同情、尊王攘夷——凡此諸語，在杜甫的作品中——都可看出。而引自杜甫先祖詠懷五百字的「聖爲杜甫人生觀」總自由，完全受一種傳統儒教觀念的支配。

現在讓我來重新估計一下：（一）杜甫不是個真正儒教徒？（二）杜甫對於宗教究竟一種什麼態度？（三）杜甫到底有沒有「一個最高的信仰？如其有，是什麼？

站在如前面所說的「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主義者」的立場上，我的回答，爲首是：